

文心是佛

卷一

王双强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思者·大美 文库
门童笔记·文心是佛书系

阅 览

201331

P2


思者·大美 文库
 门童笔记·文心是佛书系

总顾问 郑宗培
总主编 方立平
执行主编 一舟



文心是佛

卷一

王双强 著



上海三新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心是佛(卷一) / 王双强著.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2.8

(思者·大美文库 / 方立平主编)

ISBN 978-7-5426-3931-8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5214 号

《文心是佛(卷一)》

思者·大美文库

著 者 / 王双强

文库主编 / 方立平

责任编辑 / 方 舟

装帧设计 / 方 舟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校 对 / 莲 子

统 筹 / ARK 文化设计苑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铁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350 千字

印 张 / 15.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3931-8/I·623

定 价 / 66.00 元

思者大美。

“思者大美”四个字在脑海中盘旋有许多年了，隐隐地觉得，最早似乎是读《古文观止》后留下的情结：总觉得其中文美、意趣美、思想境界更美。后琢磨开去，发现一个缘由：原来作者多半都是“大文人”。这里说的“大文人”，还都有另一个特点，并非只作美文，多半谋过大事，如《谏逐客书》的李斯、《师说》的韩愈、《捕蛇者说》的柳宗元、《醉翁亭记》的欧阳修、《前赤壁赋》的苏轼、《答司马谏议书》的王安石、《前出师表》的诸葛亮等等，肩负国之重任，坐得将相之位。也就是说，他们的生命状况往往是与社会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通。就算写《桃花源记》的陶渊明未曾操办过什么大事，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却顶天立地。他们日思夜虑的都不仅是个人的小情小调，而有着“大思虑”、“大情怀”。因此，一旦作起文来，着墨点就高，气度大，视野宽，思绪远，取意深，境界自然非平庸之辈可比拟，可谓是谋事“俯仰不愧天地”，行文“褒贬自有春秋”。就算是一场平平常常的登楼或登山的远眺，也能抒发其“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生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浩荡叹喟。其中的“大思虑”、“大情怀”，千百年来，一代代传诵不已，给后来者不仅有美酿的陶醉，更生存几多奋进的激励。

再环顾现实周遭，便越发觉得现实不少的作文者，矫情有余，美态不实，作出的文字轻盈、轻柔（还有轻浮、轻飘）有余，造姿作态过度，气场散失，真谛不足。究其根源，我是觉得有一半是“专司其职”以作文谋生所致，多了功利，多了“铜钱眼里”想心思，其作出的文字，“思”便失了真气，哪还有气度、立意、境界可言，更何谈“定位定天下”式的“大情怀”、“大

思虑”、“大境界”了。每每眼前掠过此等文字，便更思念起“思者大美”。

但真细察起来，有“思”有“大美者”毕竟还是有的，如读过贾平凹的《丑石》、谢冕的《世纪留言》、陈丹青的《退步集》、赵鑫珊的《不安》、曹文轩的《思维论》、周国平的《守望的距离》、孙颙的《思维八卦》、陈鹏举的《文博断想》、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钱汉东的《寻访中华名窑》、李泽厚与刘绪源的《该中国哲学登场了》、王双强的《文心是佛》……只不过，对于年产百十万计文章的大国而言，这样的好文字则见得实在还是有点零星了些。今着手编这套“思者·大美文库”，想的正是能如“水浒”一般撑起一面旗来，有朝一日能聚得更多些的“今文观止”来。

思者大美。“大美者”是切不可仅停留在琐碎小事上，停留在风花雪月上；“大美者”是少不了“大思”的，少不了要有些“担当”，要虑些“齐国平天下”的事，符合“道”的精神的事；不可一点理想主义都没有，也不可一点历史责任感也没有。我曾提出过一个概念，所谓“文字的思想力”。文字是有思想力的。因此，文字不可仅仅满足于做表述的工具，太“工具”了会少了思想的“大自在”；文字如能多些“思想力”，文字便可成“思者大美”！

思者大美。“大美”本源自于“思”；因“思”而又能得“大真”、“大善”，其文能不成就“大美”？

变革年代、盛世年代，理应出更多的“大思者”、“大美者”，这也是“思者·大美文库”所冀望的。

方立平

2012年8月

人与人的遇见，可能真有天意。

去年大年初五，韩天衡先生邀我一聚。饭席上他提起一件事，说有个山西的年轻人请他留一本墨迹，记载二十世纪的书画家。他说他已推荐我来写诗，由他抄录。他还说那个年轻人做事从容，这事理应会做得好。我自然遵命。

到了初夏，我在一个朋友那里，见到特地来找我的双强，他说他喜欢我的文字。言谈里，我很惊讶他对文字的一些思考。他觉得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它的意义仅有出现了孔子、老子、庄子的先秦时期可以比拟。他说，因为这两个时期，也仅有这两个时期，中国经受历史性的伟大变革，形成了伟大的文字。我一直有这个想法，不想好些年来，也就和他说到一起了。我突然说起了韩先生说到的那个山西年轻人。我猜想这人正是眼前的双强。是猜中了。只是听他说，他想要记载的不是书画家，是文人。

由此，和双强遇见了。之前呢？仿佛已感觉到了彼此的气色和声息。

中国文化中有儒释道，而且彼此间相安无事。为什么可以相安无事？理由很简单，就是中国文化的起源，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无与伦比的文字。文字让中国文化气象万千，而且竟然有永远的力量，让东方的一群人，东方的中国人至今和永远团聚在一起，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奇迹。仓颉太伟大了，竟然造出了中国字。这字，每一个都有独立的诗意，独立的思维。这字竟然不在意语法，或者说无所谓语法。那么天然和心情地连在一起，就是文章，就是思想，就是壮志和梦想，就是舍弃和担当了。这就是佛了。有这样的文字的中国人的心，或者说文心就是佛了。有这样的文字中国人，还有必要去刻意宗教？是

了，中国人无所谓宗教。中国文字是向往和前往彼岸的船，中国人的文心就是坐稳在船头的佛了。

孔子、老子、庄子，文心是佛。二十世纪那一批伟大的中国文化人，同样文心是佛。

所以双强的文章的集子，以后还是书系，出于同样理由，取名为“文心是佛”。

双强在上海逗留了十几年，创办了在他的心愿里要传至百年的秦汉胡同，教孩子们琴棋书画。他毕竟是山西人。中原的血气和土香，承载着佛一样的文心，他不得不，也不会不和中原一样。父亲对他说，出了错了，穷不读书，富不教书，这世界要完。他听懂了。有能力教书不去教，人不能这样。二十世纪的炕头还热着，父亲还在那里唠叨。他默默也沉沉地捧起了自己的文心。

他说文心是佛，他只是佛的门童。

我因此想起了文字记载过的三个门童。一个是屈原《离骚》赋里写到的那个门童，赋里的称呼是“閭人”。他是阻拦屈原入天门喊冤的。一个是《三国演义》里卧龙岗下的门童，他对来访的刘皇叔说，主人预知他已前来。还有一个是唐诗里被贾岛问话的门童，全诗是：“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三个门童其实都很了得。阻拦屈原的那个，是明知道屈原入了喊了也没用。迎接刘皇叔的那个，是把人间的因缘渐渐看清了的。还有一个被贾岛问话的，已经活得很自然了。可见门童都了得。也可见，他们的了得，缘于他们无意于了得。

双强说他是门童。他也是无意托大，他不以为自己会了得。

文心是佛，佛的门童有的还是文心。

琴弦突然断裂，必有英雄窃听。这情形门童自然知道。烂柯山上的那盘棋，检点花费的光阴，自然也是门童的雅差。王羲之喜欢的白鹅，想来也必是门童抱回。还有入座韩熙载夜宴的阎立本，也是事前照面过门童的。

人的路大都漫长得不让人走完。双强才三十六岁，他竟走过了一段长路。他是沿着文字的形影走的，这是他前世的因缘，也是他今生的造化。中国的文化，包括艺术，都是由文字开枝散叶而来。记得了文字的起初，中国人的来处和前程都会次第展开。可这样的行走，有多少人可以了然？

双强了然。他还用文字记载下他的了然。

这就是本书，就是未来会渐渐完成的书系。

先秦时期伟大的文人和思想，都已形成了永远的文字。二十世纪伟大的文人和思想也都形成了可以永远的文字。伟大的狂飚和巨浪已在我们头上呼啸而去，我们能有什么文字留给这世界，留给未来呢？

在这铁石心肠的年代，在这文心冷落的年代，我们还是该有些温暖和坚韧的文字。

双强说，承载文字的金石可以永年，承载文心的书籍可以让世界柔软。

读着双强的文字，我突然感觉离天地很近，突然感觉被梦想指引，突然感觉这世界除了锦山绣水、美人香草，除了人的自信、尊严、宽容、谦恭，还有力量，什么都应该改变，什么都可以改变。因为，我们是生在有着世界上最美文字的国度。

这是我为“文心是佛”书系写的序，希望可以成为双强浩瀚文字的一个索引。

陈鹏举

2012年6月13日

双强让出个书名，我思虑几日，建议“文心是佛”。

“文心是佛”本源自他的文章：“文心是佛，佛在我心”。

不过确立书名，并非只是字面上的事，而需考虑饱满的意象：我觉得一个好的书名就得隐含“大意象”，既能“内生”出“深深的根”（所谓“夫物云云，各复归于其根”），又能“外化”出“无限度联想”。“文心”及“文心是佛”有这样的“大意象”。

那几日，因思虑书名，我将自己摆在“入定”境地，很像为创作诗而“凝神”找“诗眼”，我来来回回巡读文稿，眼前顿感“天地宽达，万象斑斓”，这是因为文稿中内容涉及面极为广泛，双强明显是受到陈鹏举兄“文章是用脚写出来的”影响，其行笔竟伴随其行踪而飘跃。从其文章标题看，每每都立足古往今来之警言吉句、妙理禅思挥发随感，浩然统合：他的生存足迹和神思天地“遇山、遇水、遇庙宇、遇石刻；读楹联、制刺绣、玩琴棋书画茶；思老子、思孔子、思百代圣人圣迹、思秦汉遗韵、思国学经文千古妙文”（正有点“八面临风”好不自在！），随即又“大自在”，文笔“八面出锋”，让高远的思绪、宽渺的心趣、厚重的文境著成篇篇“禅悟与诗趣共度”的随感，让我一路读来，一路似闻字里行间有透过历史旷野、划向现实与未来的隐隐而生的动地“鼓声”。这情景让我想起了哲学大家赵鑫珊的“磨盘写作论”，赵是将天地万物置于思维的“磨盘”，碾碎后便乳化出美文哲思来。赵的文字，有诗意、有哲理，人称“诗化哲学”。而今在我看来，双强作文，倒很有些赵的风范，其经历、阅历已能于“文心”的磨盘中，造就出“大思”与“大诗”的文字。

有“大诗”的“大思”，或有“大思”的“大诗”，文心是也。

起书名实是在做一种定位，为文稿定位，也是给阅读定位。这需要提及一

下“本体诠释”：对双强其文及其人做“己本体”或“心本体”诠释。是的，我想借写这篇序的机会提请阅读者注意，如要想真正体察到作者文字之来之不易和深长涵义，也得对呈示“大思”、“大诗”之“文”的“心本体”有深入了解，“心本体”、“己本体”即是作者之“人本体”，要读明其文，也要识察其人。所谓文如其人，也所谓人如其文（文、人的统合处自然是“文心”）。我是一直很想将双强的故事传播给所有在“打拼”的中国年轻人听，我以为双强的故事对许多同龄人来说是极富有“生命中里程碑式”的意义：我初识双强时，见其家业大而年轻的，还以为是个“富二代”，却完全弄错了。双强原本只是太行山深处有着“九兄妹”的农家贫困子弟，他能走出大山，来到大上海已属意外，十年前他刚来大上海时“家徒四壁”，短短十来年却创造了人生奇迹，已成为一个“成功人士”，说白了点，就是如今他已成了一个不小的“文化商人”，创办有国学院（已办了十几个分院，从上海办向了全国，计划中将有几十家、上百家），经营着“琴棋书画茶”，出品着奢华艺术品：顶级的海派文人紫砂壶一藏便藏了上百把，能开个藏品展；其出品的“刺绣”每一件都为藏界绝品。让我反复琢磨的是，为什么眼前这个来自太行山的年轻汉子（我不想称双强为“儒商”，在他面前，“儒商”二字也显太俗，何况，又有几个“儒商”能写出这么一厚叠文字？）能在“金山银山”面前始终不忘对“文心”的追求，视“文心是佛”？

在这期间，我想起过另一位朋友：曹音。我觉得双强和曹音兄在“文心”的追寻上真的有着某种相似点。二十年前曹音就已是某跨国大公司的中国区总裁。后又创办过实业。作为一个“商人”，他抓住了所遇上的所有大机会。但几年前，他忽然“文心”勃发，丢开了所有“生意”，沉浸读书。想起他是因为他的治学方式与双强有可比性：曹音是想把国学经文《论语》读通，却发现千百年来存有的许多版本均存问题，许多“名家”的“传文”也缺乏说服力，于是他像解决商业难题一样，做起了“考疑”：为了读懂《论语》，他研究起《左传》、《周礼》，进而干脆将相关的国学经典考疑了一遍，包括《道德经》，包括《诗经》、《周易》、《大学》、《中庸》。他所考疑的成果后来成为我策划主编的“读懂经典”大型丛书中的一辑。曹音与我同辈，双强在年龄上是要小曹音一代，但我深感两人“文心”追求上的“同质”性：都从成功的商场对“文心”回归；双强情怀“文心”，曹音兄则自称“读书人”；而读双强的文字与读曹音兄的文字，则均会得一种共通的感受，那就是觉得他们在读书、作文时都取一种超然境界，不在乎“功利”，但求个“大自在”，求个对“真”的考辨，求个对“大善”和“大美”的索求。内中“文心”之赤诚，已如信仰。他们的文字我均早有过评点：“简练、明快而深入”。须知，文字因着出手者的千姿百态而各异，但要做到“简练、明快、深入”，则是世俗者所不能为，而必需居于“大思大悟”中，有着“大自在”、“大抱负”（最好还有着“大风流”）的“读书人”才能做到，因为只有做到这些，才算悟到“中道”，铸得“文心”。

双强是“文化商人”，这是毋庸回避的，但他又绝不仅仅是个“文化商人”；相比之下，他在我眼里更是个“文化思考者”，他善思喜文，每日有感必撰其文，可谓多产，可谓文妙。而今结集成书，又让人诵之而能获“佛性”的感召、“大智慧”的感召，及“诗心文胆”的感召。

双强的文字是由“文心”、“佛性”铸写的，读双强的书，应可得“文心”、“佛性”。

有“佛性”的“文心”，透彻、睿智，无为而无所不可为；有“文心”的“佛性”，实在、普世，能修身而明了天下事。

有“佛性”有“文心”的文字，则可入“大美”！

双强告诉我，他已请陈鹏举兄作序，同时也望我能写一“序”，于是便记下这些随想。

立平

2012年7月28日于方寸斋

目录

■ 文心是佛，佛在我心 /1

放下皆如来 /10

大道庸行光辉笃实，在家出世悲愿人天 /16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18

一花一世界，千叶千菩提 /24

道法自然 /28

弘道养正 /32

知白守黑 /36

六根不能清静，五味常存胸中 /38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40

证菩提道，得坚固身 /44

若回头谁替你救苦救难，如能转念无须我大慈大悲 /46

说佛身是树，净坐心如兰 /48

锦带居官阁，法船渡迷津 /52

众生一日不成佛，我梦中宵有泪痕 /56

■ 定位定天下 /58

道无双 /64

吾以外皆吾师，倾此生为斯事 /68

倒骑毛驴朝前走 /70

金石永年 /72

中和 /78

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 /84

应求博雅争年少 /88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92

不要忘了我是谁 /94

未孩 /100

恭宽信敏惠 /102

- 上善若水 /104
- 子非鱼 /106
- 慈柔 /110
- 得闲是贵人 /116
- 物养志 /120
- 香为媒 /124
-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128
- 禅榻茶瓯 /134
- 眼波才动被人猜 /138
- 听香读画，吃墨看茶 /142
- 与君之别略多白醉，勿我为念不改朱颜 /144
- 一事能狂便少年 /146
- 西风悲凉，我心喜暖 /150
- 抱元守一，返朴归真 /152
- 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156
-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58
- 欢喜坚固 /160
- 山高水长 /164
- 大风流 /168
- 行万里路 /176
- 大自在 /180
- 有万意 /182
-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188
- 文字之福 /192
- 夏草冬虫非草非虫竟能去病，春花秋实是花是实自无虚言 /198
- 道德文章 /200
- 山静鸟谈天，水清鱼读月 /202
- 一切有情，都无挂碍 /208
- 月色书声 /212
- 白马投荒第几人 /214
- 旧日衣衿青不已，清吟风物翠从头 /218
- 宁惟真固，不事浮华 /222
- 诗心文胆 /226
- 后记 /229

什么是文心？首先，我们来确认一下，什么是诗人。会写诗的人不见得就是诗人，即便格律、对仗、文字全符合诗的要求，形式上是诗，但如果不能感动读者，如果不是诗作者由心而发，那么这首所谓的“诗”并不是诗，诗人也不是诗人。同理，会画画的人很多，但绝不是画画的一定是画家，不能打动读者的画作者和不会为好的作品兴奋激动的人一定不能称之为画家。陈鹏举先生经常强调，所谓诗人，就是有诗心的人。能真正读懂诗，被诗打动的人，即便不写诗，也是好的诗人。所以 2500 年前泰山脚下“高山流水”的故事至今仍感动着我们。钟子期死后，古琴家虞伯牙自认为知音难觅，断琴而亡。在虞伯牙心目当中，仲子期虽不会弹琴，但会听会欣赏，比会弹更重要，所以有琴心的人也是好的琴客。

数日前，有缘藉范曾先生回南通祭祖之行，在南通大学聆听十翼夫子关于中国画“泼墨的世界”主题演讲。先生关于中国画的一个观点非常能引起我的共鸣：中国画是哲学的、兴奋的、书法的。所谓哲学的，中国艺术创造是在天地自然的宇宙观、在“大道必简”的哲学观基础上演绎创作的；所谓兴奋的，即中国画关于大简之中寓大雅，于点线墨韵中见风雷乾坤、浩瀚自然，是画心流淌的，是可以打动人并且打动作者自己的；所谓书法的，指中国画的线条之美，文字之福。最早的文字，是书也是画，即所谓的书画同源。文字不但为中国书画艺术之原始，而且文字的排列组合便形成了诗词，范曾先生崇尚《离骚》，《离骚》是以文字为音符的经典乐章，而书法恰恰又是对文字音符与乐章进行演绎的最完美、最高雅的艺术形式，因此，书法与诗文、与文字密不可分。在范曾先生看来，书法是演绎唯美和表达心灵之启发性、原始性的艺术，本质上与画是一样的，所以中国画是书法的。王羲之在会稽山雅集之后有感而发的《兰

亭集序》，成为千古书坛之不二经典，这《兰亭集序》何尝又不是绘画的呢！

范先生关于中国画的概括堪称经典，尤其中国画是兴奋的这一点。他常说赏范曾画作之范曾非作画之范曾，创作时候的范曾是兴奋的，欣赏画作时候的范曾同样是兴奋的，我们看范先生《老子出关》、《钟馗》、《唐人诗意》等经典画作时，同样会有范曾先生欣赏自己画作时的兴奋之情，会被深深地感动，我们与赏画之范曾就达到了同样的境界，因为我们内心深处都有一颗画心，这颗心是相通的。依照陈鹏举先生的观点，我们在能够读懂画的同时，也成为了画家。

现在，我们来回答“什么是文心”这个问题。所谓文心，就是诗心、琴心、画心等等不计其数文艺之心的集大成。这颗文心，恰恰是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那尊佛，就是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那盏心灯，泯灭或者光亮，他就在你的内心深处，无数心灯光亮的汇集，就构成了中国汉文化的信仰长城，千百年来，光照自己的同时，更在照亮世界。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儿歌般的启蒙小诗，温暖了古今无数莘莘学子，点亮了中国亿万人的诗心；还有“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的这首《游子吟》，把能读懂她的人变成了诗人，也把能读懂她的人都变成了中国人，这就是文心和文人的价值。

很多人都游览过苏州的寒山寺，品过山西的老白汾，可真正令寒山寺和老白汾焕发神奇的，还是千年传诵的那两句名诗：“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我们往近看一些，剑桥大学在世界人民心目中只是所名校，可当你读过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之后，你的感觉就会更丰富、更诗意，徐志摩笔下的夕阳、河水、青荇、垂柳就会在你脑海萦绕，连那本来不存在带走或不带走的云彩，也与你拉近了距离，甚至与你相伴一生。因此，剑桥大学“学术之殿堂”的百年品牌是学校自己为自己开创的，但剑桥大学新娘一般的妩媚、亲切、温暖是徐志摩一支枯笔、半页纸笺、几行小诗赋予的，这一切，也只有徐志摩给得了。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欧盟，就是目前欧洲许多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的同盟，几十年来，欧盟所干的事就是2000年前我们秦始皇所干的事：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相关法制与经济制度等等，用世界性经济政治语言称之为“一体化进程”。可是，最近由希腊、意大利等国家引发的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大家都认为欧盟成员得“放血”救市，这对欧盟、对全世界都是大好事，可德国人民率先不干，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凭什么要为你们希腊、意大利这些拖后腿的“盟友”埋单。

然而，这样的情绪在中国绝对不会发生。从小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五十六个民族情同手足。所以汶川地震、云南玉树地震、云南旱灾发生后，我国其他地区政府和人民慷慨解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主义精神气壮河山。

这就是汉文明了不起的地方，汉学、汉文明究竟是什么，很难像高倍数码相机一般为您呈现得清晰具体，可她无处不在，且至关重要，真可谓“大道无形”，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拥有近15亿人口的庞然大国，2500年前并非如此，诸侯割据，政权林立，夷狄盘踞，绝非“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中国的一体化进展得很顺利，在这个过程中，秦始皇的改革起了巨大的作用，笔者认为，比秦始皇政治改革更重要的，就是汉文明，是中华文化水一般的包容与同化。在这个包容与同化过程中，《诗经》、《离骚》、《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等不可替代；“床前明月光”、“离离原上草”等等不可替代；以道德文章为根本的所有文学与艺术不可替代。意识到了这一点，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各个阶段的课程设置与考核制度将会更加完美。我们再想得大一些，现在的全球，不就是2500年前中国与“天下”的翻版吗？竞争依然残酷，看得见的硝烟战、看不见的经济战无处不在，在这个关乎全人类安危的大课题上，睿智的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只要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那尊佛还在，那颗文心光亮依旧，汉文明将续写传奇。

我们再来看看宗教层面的，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之后，在西藏地区的传播与普及非常顺利，但在汉族地区的传播与普及，却步履艰难。连宗教这样意识形态的最高信仰，要在中国传播，首先还得解决文人化、汉化问题。是以出现了符合中国儒士修行哲学的禅宗，出现了很多会写禅诗的高僧，出现了许多可以“在家修行”的文人“居士”，在这样的改变和创新基础上，佛教在中国才得以广为流传。因此，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虽起源于印度，可如今印度的佛教几乎消亡了，而中国的佛教，此佛教已非彼佛教，完全中国化了。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文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文心是佛，佛在我心”，可谓中国社会文明与信仰的高度提炼。文心是浩瀚的，浩瀚得没有边际；文心是精微的，精微得无处不在。人文如此，政治如此，宗教如此，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山山水水、梅兰竹菊、香酒茶瓷亦如此，一旦被文人化，便成为了一种共通的文化信仰。

以茶文化为例，茶本来与咖啡一样，首先是一种满足人们品饮需求的物质产品。可是，历史上有一群人把茶进行了质的提升，创造了全世界影响最广、最有生机的茶文化。现在，茶的物质属性已被边缘化，一个全新的概念取而代之：中国式精神奢侈品。提升茶的这群人，全是文人。陆羽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他撰写了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被尊称为“茶圣”；还有卢仝，他的“七碗茶歌”：“……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身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此诗集儒释道思想于一身，堪称茶诗之千古绝唱；还有李白、白居易、苏东坡等等，都有关于茶的经典诗词传世。

所以作为中国人，天然便是幸福的。只要你有一颗文心，整个世界便处处姹紫嫣红，诗意盎然。

时下，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社会信仰缺失，实际上是我们的文心被蒙上了灰尘，文心之灯昏沉微弱。经济上日趋富裕强大的中国需要更多的真文人、大文人，因为真文人、大文人可以点亮心灯，重铸我们民族的信仰。点亮文心，孕育文人应该成为这个社会不容小觑的大课题。

“文心是佛，佛在我心”这个句子是秦汉胡同创办人在数十载于汉文化浸润求索中的顿悟。顿悟后最大的期许，是抛砖引玉，是繁星璀璨！